

青春文学



感悟

旅程

LUCHENG



远方出版社

青春文学

感悟

——旅程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燕
封面设计:麒麟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悟 / 感悟工作室编.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6. 3
ISBN 7-80595-918-8

I. 感… II. 感… III. 故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5385 号

书 名:《感悟》
编 著:感悟工作室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58.5
印 数:3000
字 数:240 千字
书 号:ISBN7-80595-918-8/I.350
定 价:558.00 元(全 24 册)

如有倒装,缺页或错装的质量问题,由本厂负责退换

目 录

旅程	滕洋 (1)
黛丽丝的紫玫瑰	黄学锋 (7)
温暖	杨雅茹 (12)
孩子, 其实你不必这样	张丽钧 (14)
海棠花儿开呀开	二月麦田 (18)
一个祝福的价值	南海 (25)
假老爸真父爱	田祥玉/编译 (28)
生命之水	阿里斯托尔·里昂 徐娜/编译 (32)
为孩子降落的雪	鲍尔吉·原野 (35)
我又没有很想你	郭敬明 (37)
陪你一起落魄	周华诚 (47)
西街匆匆的过客	淡然无涯 (49)
心路与人生	姜白石 (51)
挑战命运的约翰	沃尔特·D·爱德蒙斯 (54)
香	张丽钧 (58)
忘记	流沙 (60)
善意的谎言	耿立彩 (62)
朋友是这样的人	王流丽/编译 (65)



旁观者诚	[英]劳伦斯·彼得 (66)
已所不欲 勿施于人	(67)
其实你也有问题	吴淡如 (68)
两只螃蟹跑不掉	张霖 (69)
降低飞翔的高度	赵俊辉 (70)
权利陷阱	牟丕志 (72)
正确评价勿妄自卑薄	冯德阳 (74)
简单与复杂	张正光 (76)
非暴力的力量	[印度]阿润·甘地 刘俊成/编译 (77)
生命树	刘燕敏 (79)
心灵释荷	钟镜坤 (81)
利润	韩臻 (83)
没有人能独自成功	李建文 (84)
羊羔的说服力	王悦/编译 (86)
穿针心理	章剑和 (88)
1500 欧元的道德底线	横秀 (90)
自然的力量	刘燕敏 (92)
先把泥点晾干	(94)
木匠的门	郑秀芳 (96)
余光中的婚恋曲	张昌华 (97)
名人改名逸闻	(102)
批评和指责是最珍贵的财富	一名 (104)
彗星	北岛 (106)
我最幸福	华夏 (108)
今晚,我与卡洛斯约会	[美]卡琳·杜布斯 苍苍蒹葭/编译 (111)



人才看见人才	张小失 (119)
1849 次拒绝	刘强 (121)
应聘只要十秒	海燕 (123)
拒绝完美的诱惑	全飞 (125)
为了“百年蒙牛”，他倾囊一捐	(127)
工夫在“商”外	纯子 (132)
优秀企业家成功语录	(134)
素质只是不用提醒	北北 (136)
人生不是演唱会	陈彤 (139)
我们的父亲母亲	钱海燕 (141)
霸	仇直 (143)
好日子怎么过	池莉 (145)
域外旅游时的忌讳	(147)
稀奇古怪的崇拜	阿梅 (149)
烔烔“无厘头”	(152)
奇妙的黄金	张庆麟 (157)
收发短信让人变笨	邝森 (159)
巴黎：女人爱上女人的地方	台啸天 (160)
亦真亦幻俄罗斯	李伶 (163)
坐观成败	(168)
呕心沥血	(170)
心里难过	刘心武 (172)
第一场雪	杨琳芳 (176)
二十八支红烛	姜舒心 (179)
断翅的沉沉夕阳	曹威 (182)



青瓷	(194)
如风的爱恋(外一首)	冯梅(195)
《秦腔》:贾平凹的“乡村史诗”	(197)
这句名言出自谁的口中	王玫(200)

旅程

○滕洋

我猜:这还是一个孩子,大概她也只有十七或者十八岁。

她一定是第一次独自乘火车,她的父母还很不放心。她一定是乐观且任性,偏选了一双拖鞋开始这也许漫长、也许短暂的行程。但,不管怎样,这只是印证了萍水相逢。

列车颠簸着向前开去,车上很安静,有间断的广播和音乐。这个夏日的午后,空气浓稠得像胶冻一样,让人疲乏无力。单一的隆隆声在脑海中如丝线般绵延不绝地扯过,也不知要走多久,更不知道走了多久。我常常是怀着这样一种近乎疲惫的情绪,任人推挤着,在单行线一样的人生轨迹上“勇往直前”,没有希望,更无所谓失望。我也幻想成为一个设计师或是厨师。更简单的,做个建筑工人,可那仅仅是幻想。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这街上女孩子的漂亮衣服,炉台里跳动的火焰或是高楼上缠绕如蛛网的脚手架,我也仅仅是听说……

“啪”。我想我一定是碰掉了什么东西。用手去摸,一直放在腿上的钥匙不见了。我俯下身子去摸,钥匙却被什么人推到了我手边。

“谢谢。”我拍拍沾上尘土的双手,对着空气道谢。





“不用客气。”那声音如明亮跳跃的音符——是那个穿拖鞋的姑娘。

也许,我不应该再同她交谈了,我是一个“陌生人”,该维持在安全的距离外,就像女孩的父母叮嘱她的那样:不要同陌生人交谈。我也常常被人这样好心的嘱咐,我明白:我看不见东西,要更加小心。但,真的有这个必要吗?

“喂,你看不见东西吗?”女孩首先打破了沉默。

我想她这样唐突的问题应该让我很生气,因为所有的规则都告诉我,作为一个盲人,我应该避讳这样的问题。但现在,真的有人这样问了,我倒并没有什么不舒服,我想起那个大叫“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孩子。

“是,看不见,一生下来就看不见了。”

“好可惜啊。”女孩的语气显得十分惋惜,我甚至可以想像她懊恼地看着窗外,微微偏着头的样子。

“也没什么,一开始就看不见也就习惯了。要是中途瞎了,一定难过得要自杀。”说出“瞎”这个字,连我自己都有些惊讶,我从不说自己是瞎子,只是说“我看不见”,但今天,面对这个很不把我的“盲”当作一回事的女孩,我似乎是得到了极大的尊重,愈发地,不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喂,我讲给你听好不好,外面的风景很美的。”

“好,谢谢你。”我微微地笑,愈加肯定这是一个对世界毫无戒备的孩子:善良且单纯,她早已将父母的叮嘱抛到一边,以她的方式来表达她的友善。





“……对,那些种在两边的树,我一直觉得她们像中世纪的欧洲妇女,提着裙子向前奔跑,呃,中世纪的裙子,应该是……”

“……像高更的一幅画,高更是我朋友最喜欢的画家了,我有一本高更的画册,上面的画都美得像天堂,柔软的沙滩,碧绿的海,丰腴的裸女……”

慢慢地,这女孩的声音在我的脑海中如水汽一样蒸发,我进入了她带来的世界,很难形容,就像我做过的一个梦,我觉得那应该是彩色的,许多斑驳的色块在眼前晃动,但梦醒了,我才明白:我根本不曾看见什么颜色,只是感觉到了快乐。

“……那边有一个村子,唉,那有个孩子冲我招手呢!”女孩的声音变得很兴奋。

“他不过是冲着整列火车招手罢了。”我忍不住提醒她。

“那又有什么关系,他看见了火车,我在火车里看见了他,于是他也是在冲我招手。”她的声音没有丝毫的不悦。

我很想像她那样对一切都保持旺盛的好奇心和希望,但怎么说呢。总有些羞于表达,有时我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罩子中,就像时钟一样,每天只要一成不变地走一走就好了。或者我希望我已经死了,躺在墓地里,等着清明有人送一束花给我。

“你在想什么呢?”女孩突然不讲了。

“没什么,有一点累了。”我摸着手里的钥匙,上面的每一个齿我都清楚,它简直可以啮合到我心里面去。

“噢,对了,你是做什么的呢?”



“按摩师。”我苦笑，一个看不见的人还能干什么。

“那很好啊，我妈妈腰不太好，后来听人推荐找了个按摩师治疗了一段时间，现在好多了，我曾经也想学……”

我明白这是她的礼貌或是客气：健全的人，谁会想到要当按摩师呢。

“你呢，还在念书吧？”我问。

“对，念美术学校，其实也不是什么正式的学校，正式的学校大都不收我，但我又喜欢这个，就让爸爸找了一间私人的学校念。”她的语气有一点低落，这么长时间，第一次的低落。

每个人都会有烦恼，哪怕这个似乎什么都难不倒她的女孩。只是她这样小小的烦恼，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消散，我却不同，像这列车一样，她是行驶在平原上的那列，偶尔穿越隧道，就如生活在调剂一样新鲜刺激；而我，将永远在黑暗的隧道中穿行，永无天日。

我嫉妒你，你明白吗？

“对了，给你画张画吧。”女孩像要拨开黯淡的情绪一样大声地问。

“可以。”我并无多大兴趣。听着她起身，请邻座帮她把放在上面的行李取下来，然后是开合拉链的声音，把什么东西支在了我对面的小桌子上。

“这可真挤。”女孩的声音的确像一个挤得喘不上气的人。

我只是笑，无论你画得好不好，我都看不见，有这个必要吗？





“我尽量画得好一点吧,但如果你的朋友说不像你,你可千万不要笑话我啊。”她很认真地说。

我听见笔在纸上“唰唰”划过的声音,我想像女孩一边用手来比配景框,一边在纸上画——有人告诉我,画画是这个样子。这么多年了,虽然不断有人告诉我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但我仍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是我不想接纳外面的东西,而是,我无法想像除了黑夜以外的东西是什么样子,哪怕自己的颜色。

“你能摘了墨镜吗?”女孩试探着问。

这没有什么不可以,无论她看见我的眼睛时,那表情是厌恶也好,惊讶也罢,我都看不见。我取下眼镜,心里暗自期待一个评价。

“有没有人告诉你,你的眼睛很漂亮,只是有点浑浊。你介意我把它画得明亮一点吗?”女孩诚恳地问。

“随便吧。”我有一点焦躁不安,像动物一样被人看让我觉得很不舒服,而且,列车广播下一站我就到站了。

时间在我身边流过,女孩不再说话,突然的安静让我有些不安和尴尬:也许别的乘客也都在看她画画,他们都在看我这个瞎子。真是讨厌透了。

列车进站了,我马上站起来:“我要下车了。”车厢里很嘈杂,有人在起身拿行李。我听见女孩把画纸撕下来的声音,她站起来。车身剧烈地晃动一下,我失去重心,下意识地去抓女孩的手,希望不要摔倒,但我还是摔在了地上。因为,我只抓住两条空荡荡的袖管。



“你不要紧吧，对不起，我没办法扶你。”女孩蹲下身。

“你，我……”我嗫嚅着，不知说什么。

“没什么，小时候被电的，然后就没有手了。”她好像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幸好，我还可以用脚画画。”

我明白她为什么穿拖鞋了……

我拄着我的手杖在人流里穿行：

妈妈，我懂事起，你就告诉我，我跟别人是不同的，我是残缺的，我不懂。

妈妈，你告诉我头上三尺有希望，但我不跳起来就永远抓不到，我不懂。

妈妈，你怎么不告诉我，除了残缺，我也没什么不同。而希望，我终于看见了。

这街上车来车往。

6



黛丽丝的紫玫瑰

○黄学铎

母亲的书柜里保存着一枝干枯的紫红色玫瑰花，这是我从巴黎带给她的礼物。这枝我在巴黎干花店经过特殊工艺加工制作的干花不仅保持了鲜花原有的色泽和形态，还不时地散发出浓郁的芳香。干花是欧洲贵夫人的宠物，插干花是西方的一种时尚，也是艺术家们最乐于表现的形式之一。我并非追求时尚，也不玩弄玄虚。这枝玫瑰花常常勾起我在异国他乡一段往事的回忆。

巴黎这座国际大都市以其潇洒和浪漫的风姿闻名于世。殊不知在潇洒浪漫的背后还有那么多真诚与善良。母亲节的这天上午，我从巴黎拉丁区弗罗尔文化园沿德尔勒斯瓦尔大街来到爱丽舍宫。我坐在广场旁边供游人休息的雕花铁椅上，一边休息，一边回忆出国前母亲为我打点行装的情形，倍加思念远在国内的母亲。“先生，你好！”突然飘来清脆略带稚气的声音。我扭头一看，右前方站着一位秀丽清雅、挺拔飘逸的法国少女，她穿着一身淡蓝色的牛仔服，金黄色柔软光洁的头发在头上盘起一个发髻，只见她双手捧着鲜花，笑容可掬地望着我。“请把这枝花献给你的母亲，好吗？”她说着递过来一枝紫红色的玫瑰





花。对她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我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竟愣住了。稍后，我第一个反应是：她是卖花的。于是我随口说道：“谢谢！我不要。”她又意外又惊讶地说：“为什么？为什么？”我冲着她摆摆手说：“谢谢你！我不想买花。”“不！不！我不是卖花，是送花给你！”她脸色微红，带着纯洁无瑕、充满期待的目光看着我。我一下子又不好意思因免费赠送而改变主意，只好坚持说：“谢谢！我不要了。”我看着她脸上显出极度尴尬和失望的样子，就在她把手中的花收回时，眼里流露出怅惘哀怜的目光，还噙着一颗晶莹剔透的泪珠，接着猛然转身离我而去。

8

就在她离开的一瞬间，我心里突然感到一阵内疚，我感到似乎辜负了她的好意，伤了她的心。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我后悔不迭。离开爱丽舍宫广场，我漫无目的地在田园大街上溜达，走着走着，来到一个五彩缤纷的花坛边，由洁白的大理石砌成的花坛里紫丁香、菊花、芍药、兰花、山茶花在花丛中探头探脑、争芳斗艳，以博游人欢心。“如果我能采摘一束巴黎的鲜花献给母亲就好了。可是鲜花怎么能送到母亲手中？”我喃喃自语。这时我看到许多人和自己的母亲在一起，那些母亲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我要是能 and 母亲在一起该有多好啊！”我羡慕地望着他们。穿过花坛，我快快不乐地继续向前走，很快来到市区繁华地段。此时此刻，巴黎最美丽最动人的景色对我也失去了吸引力，富丽堂皇的宫殿、静穆圣洁的教堂、古老典雅的雕塑、巍峨苍劲的梧桐、绚丽多姿的咖啡馆，都失去了往日的风采，黯淡无光地从我眼前闪过。





烈日当头,碧蓝的天空不见一丝云彩,巴黎热起来了。中午我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了熟悉的“卡达笛餐厅”,心不在焉地吃了一顿法式快餐。“我到底要给母亲送什么礼物?”我默默地念叨着。下午我走进拉德肋丝区的四季超级商场,这是巴黎最大的商场,琳琅满目的商品令人目不暇接。母亲节期间,巴黎最忙碌的要数商家了,商场里设置了“母亲节专柜”,专门出售送给母亲的礼物,如花篮、花束、贺卡、磁带、光盘、书籍、糖果等等。看到这些平平庸庸毫无意义的东西,眼前又出现了那枝紫红色的玫瑰花。

傍晚我回到住处——拉丁区瓦格露德旅店。旅店坐落在一个高坡上,与格尔坦丁教堂隔街而望,旅店和教堂的两侧各有一排高大的梧桐树,格外显眼。我突然停住了脚步,远远地看见了她。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定了定神,睁大了眼睛,直到确信不是在梦中,也不是在看电视剧。她站在旅店门口,还是那身淡蓝色的牛仔服,手执一枝紫红色的玫瑰花。“先生,你好!我一直在等候你。”她用怯生生充满疑惑的目光望着我。“这是我今天送的第一枝花,也是最后一枝,留给你的,请你献给你的母亲,好吗?”还没等我说话,她已双手将紫红色的玫瑰花送了过来。“谢谢你!实在感谢你的好意,我代表我妈妈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我赶快趋身向前,双手接过这枝散发着香气的玫瑰花。



送花女如释重负地“唉”了一声,好像完成了一项神圣而艰巨的使命,脸上露出甜蜜迷人的微笑,笑得那么灿烂,那么开





心。“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我万般不解地问道。“我看到你背包上有旅店的标签。”她笑着用手指着我的包。“哦！原来如此。”我这才明白，在旅店存包时，店方在包上系了一个标签，上面印有旅店的标志、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等。我问她：“你怎么找到这里的？”她说：“这里我很熟悉，离我们学校很近。”“那么你是学生？”“是啊，我在医学院读二年级。”“我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吗？”“当然，我叫黛丽丝。”“你为什么一定要送我花？”“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花呢？”黛丽丝扬着俏皮小巧的鼻子，睁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不由分说地让我解释。我不知该怎么解释，顺口说道：“我妈妈远在万里之外中国北方的一座城市里，我没办法将这枝花送给她。”“哦！是这样！”黛丽丝竟然相信了我编造的理由。我们坐在旅店大堂高深宽大得如神龛般的雕花木质沙发上，在我的追问下，黛丽丝讲了她的故事。

10

黛丽丝生在巴黎长在巴黎，是地道的巴黎人。她爸爸是雷诺汽车公司研究人员，妈妈曾是歌剧院的演员。黛丽丝15岁那年，39岁的母亲被癌症夺去了生命，从此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投下了一道重重的阴影，过早地承受了巨大的悲痛。为了怀念妈妈，黛丽丝和爸爸一起在家中的小院里种满了妈妈最喜欢的玫瑰花。每当她看到院里的鲜花，就像见到了自己最亲爱的妈妈，在她心中玫瑰花就是母亲的化身。后来黛丽丝怀着对妈妈的无限思念和挽救天下更多母亲生命的愿望，走进了医学院的大门，她学医的目的是为了攻克癌症。每年母亲节到来时，恰好是鲜花盛开的季节。母亲节这天，黛丽丝要在自己的花园中采集

